





理學類編卷之五

明翰林編脩張九韶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進士堯文宗欽 校閱

鬼神

易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程子曰人能原始知所以生便能要終知所以死。又曰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必以春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

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或問遊魂為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又問鬼神果有情狀否曰有之曰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張子曰精氣者自無而有遊魂者自有而無自無而有神之情也自有而無鬼之情也自無而有故顯而為物神之狀也自有而無故隱而為變鬼之狀也○朱子曰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遊魄降散而為變鬼之歸也又曰反只如摺轉來謂推原其始摺轉來看其

終如回頭之義是又回來觀其終也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此是兩箇合一箇離精氣合則魂魄凝結而為物離則陽已散而陰無所歸故為變又曰精氣為物是合精與氣而成氣魂而精魄也遊魂為變則是魂魄相離雖只說遊魂而不言魄而離魄之意自可見矣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

也神之著也。○鄭氏曰氣謂嘘吸出入者耳目之聰明為魄陰讀為蔭言人之骨肉蔭於地中為土壤焘謂香臭也蒿謂氣蒸出貌上言衆生此言百物明其與人同也不如人貴耳。○朱子曰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焘蒿使人精神竦動處是悽愴又曰焘蒿是鬼神精氣交感處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朱子曰為德猶言性情功效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

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然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定宇陳氏曰此章自體物而不可遺以上所說鬼神所包甚闊凡天地造化日月風雨霜露雷霆四時寒暑晝夜潮水消長草木生落人生血氣盛衰萬物生死無非鬼神自使人齊明以下方是就無所不包之鬼神中提出所當祭祀之鬼神來說見得鬼神隨祭而在流動充滿昭著發見無所不在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可驗於此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
 未知生焉知死○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
 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
 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朱子曰問事鬼
 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所必有不可
 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
 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
 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
 故夫子告之以此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
 能敬能遠可謂知矣○朱子曰專用力於人道之
 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饒
 氏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兩句當合看如未
 病而謹疾有病而問醫此人事之所宜也若不務
 此而專禱鬼神是不知也為善去惡亦人道之所
 宜也或者不務為善而專媚神以求福不務去惡
 而專求神以免禍是不知也夫鬼神謂之無則洋
 洋如在謂之有則不可度思當於有無間處之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跡也○朱子曰功

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來暑往日來月往春生夏長皆是又曰兩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造化之跡也此是公平正直鬼神若所謂嘯于梁觸于宵此則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曰古之戰場往往有鬼彼皆強死固宜未散問此亦造化之跡乎曰若論正理則如樹上忽生出花葉空中忽然有雷電風雨此便是造化之跡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見鬼火則便以為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跡但不是正理故以為妖怪耳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朱子曰良能是說

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二氣是陰陽良能是其靈處又曰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跡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蓋程子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張子之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饒氏曰造化之跡指其屈伸者而言二氣良能指其能屈能伸者而言程子說得粗張子說得精程子只說他屈伸之跡不說他靈處又曰良能是指鬼神之性情而言

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

天地不窮寒暑耳衆動不窮屈伸耳鬼神之實不越乎二端而已矣。○問滋息是生息之息是止息之息朱子曰只是生息又曰人自方生而天地之氣只管增添在身上漸長漸大至極盛了又漸衰耗以至於散。○平巖葉氏曰物自少以至壯氣日至而滋息息者生而就滿也自壯以至老氣日反而遊散散者消而就盡也

張子曰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遊散者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魄

張子曰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祗人曰

鬼神祗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朱子曰天下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橫渠將屈伸來說鬼神說得變通又曰鬼神屈伸也如風雨雷電初發時神也及風止雨過雷住電息則鬼也又曰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便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問來而伸者為神往而屈者為鬼凡陰陽魂魄人之嗑吸皆然不獨死者為鬼生者為神故橫渠云神祗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曰然問既屈

之氣又自有屈伸曰祭祀致得鬼神來格便是既屈之氣又能伸也

邵子曰鬼神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花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為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邪聰明正直有之者誰邪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邪皆鬼神之情狀也○觀物張氏曰管子云流行於天地之間者謂之鬼神鬼神者太極之英氣正理行乎兩間為天地之用者也氣其狀也理其情也

邵子曰氣形盛則魂魄盛氣形衰則魂魄亦從而衰矣魂隨氣而變魄隨形而止故形在則魄存形化則魄散

或問死生之說上蔡謝氏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先生云待向汝道無來汝怎生信得及待向汝道有來汝但去尋討看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柰何朱子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我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噓吸者為魂耳目之精

明者為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為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為神陰魄為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魂凝魄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徂落者亦以其升降為言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為神往者既屈而為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問鄭氏云鼻之噓吸者為魂耳目之

精明者為魄先生謂此蓋指血氣之類言之口鼻之噓吸是以氣言耳目之精明是以血言目之精明以血言可也耳之精明何故亦以血言朱子曰醫家以耳屬腎精血盛則聽聰精血耗則耳聵矣氣為魂血為魄又問眼體也眼之光為魄耳體也何以為耳之魄曰能聽者便是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魄漸要散又曰陽魂為神陰魄為鬼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為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為鬼陽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故以

二氣言則陰為鬼陽為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
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伸其既屈者神之鬼既
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
鬼之神天地神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
散而已此所謂可錯綜而言者也又曰二氣之分
即一氣之運以分言之則精為陰而氣為陽故魄
為鬼而魂為神以運言之則消為陰而息為陽故
故伸為神而歸為鬼然魂性動故當其伸時非無
魄也而必以魂為主魄性靜故方其歸時非無魂
也而必以魄為主則亦初無二理矣

朱子曰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蓋
嘗推之物生始化云者謂受形之初精血之聚其
間有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陽曰魂者既生此
魄便有暖氣其間有神者名之曰魂也二者既合
然後有物易所謂精氣為物者是也及其散也則
魂遊而為神魄降而為鬼矣○北溪陳氏曰所謂
始化是胎中初成形時人初間纔受得氣便結成
箇胚胎模樣是魄既成魄便漸漸會動屬陽曰魂
及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故人之知覺屬魂形體屬
魄

朱子曰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為神死底為鬼四時春夏為神秋冬為鬼人之語為神默為鬼動為神靜為鬼呼為神吸為鬼或問氣魄曰魄屬鬼氣屬神析木煙出是氣滋潤底是魄人之語言動作是氣屬神精血是魄屬鬼發用底皆屬神是氣靜定底皆屬陰是魄知識底是神記事底是魄人初生時氣多魄少後來魄漸盛既老魄又少所以耳聾目昏精力衰記事不定

問草木土石有魄而無魂否朱子曰易說精氣為物則是有精氣方有魂魄草木土石不可以魂魄論但出底氣便是魂精便是魄譬如燒香煙便是魂燒出漿汁來是魄魂者魄之光燄魄者魂之根本又問體魄有分別如耳目是體聰明是魄曰然魂者氣之神魄者體之神淮南子註謂魂人陽神魄人陰神此說好

問魂魄陰陽之義朱子曰魂如火魄如水又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曰然且就一身看自會笑自有許多聰明知識虛空之中忽然有風雨有雷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此見這一身只有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

陰陽之氣所以橫渠云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只是一箇道理

朱子曰魂魄死者之神靈蓋魂神而魄靈魂氣而魄精魄陽而魄陰魂動而魄靜生則魂載其魄魄檢其魂死則魂遊散而歸于天魄淪墜而歸于地也朱子曰精氣就物而言魂魄就人而言鬼神離乎人物而言生則謂之精氣死則謂之魂魄物則謂之

鬼神

朱子曰魂氣升于天體魄歸于土神氣上升鬼魄下降不特人也凡物之枯敗其香氣騰上物則腐於

下又曰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物氣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

或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日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與氣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朱子曰死便是都散無了又問遊魂為變間有為妖孽者是如何曰遊字是漸漸散若為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

成妖孽若莊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得更鬱結而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也或問世人有為精怪迷惑此理如何朱子曰家語有之曰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積羊皆是氣之雜揉乖亂所生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春榮秋枯此理之正也有時忽夏寒冬熱冬月開一朵花豈可謂無此理但非正耳故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未須理會也

叔器問先生前日說日為神夜為鬼所以鬼夜出如何朱子曰間有然者亦不能皆然夜屬陰且如妖鳴皆陰類故皆夜鳴

南軒張氏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祖享於廟曰鬼就人物言之聚而生為神散而死曰鬼又就一身言之魂氣為神體魄為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跡而語其德則誠而已

北溪陳氏曰自天地言之天屬陽神也地屬陰鬼也就四時言之春夏氣之伸屬神秋冬氣之屈屬鬼

又自晝夜分之晝屬神夜屬鬼就日月言之日屬神月屬鬼又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氣之伸屬神及至收斂後帖然無蹤跡是氣之歸屬鬼以一日言之則旦起日方升屬神午以後漸退屬鬼如草木生枝生葉時屬神衰落時屬鬼如朝之來屬神朝之退屬鬼凡氣之伸者皆為陽屬神凡氣之屈者皆為陰屬鬼古人論鬼神大槩如此更在人自體究又曰就人身上細論大槩陰陽二氣會在吾身之中為鬼神以寤寐言則寤屬陽寐屬陰以語默言則語屬陽默屬陰動靜進退行止皆有陰陽凡屬陽者皆為神為魂凡屬陰者皆為魄為鬼人自孩提至於壯是氣之伸屬神中年以後漸漸衰老是氣之屈屬鬼以生死論則生者氣之伸死者氣之屈就死上論則魂之升者為神魄之降者為鬼魂氣本乎天故騰上體魄本乎地故降下書言帝乃徂落徂是魂之升上落是魄之降下者也

勉齋黃氏曰鬼神之論其別有三在天之鬼神陰陽造化是也在人之鬼神人死為鬼是也祭祀之鬼神神示祖考是也三者雖異其所以為鬼神者則

同知其異又知其同斯可以語鬼神之道矣

魯齋鮑氏曰陰陽二氣散在兩間觸目無非鬼神者不隨他地頭去分別則混為一區幽明惑亂而人道不立矣故在天為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四時寒暑必有鬼神行乎其間顯然可見書所謂禋于六宗是也自當作一類者在地則五嶽四瀆山君川后能出興雲雨以助化工不可謂無武成所謂所過名山大川是也自當作一類者有功德在民載在祀典如韓子所謂勾龍后稷以功孔子以德為聖為賢歷萬世而不可磨滅者自當作一類者如

人死曰鬼氣已散了子孫精誠聚處則祖考來格論語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不特士祭其先為然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等級分劑不可踰越自當作一類者下而至於山夔土雉水罔木妖或縣箕附顛或生霆起鶴天地間自有此等遊魂鬼術足以惑人不可謂無但非正理亦當自作一類者

右論鬼神之情狀○愚按鬼神之說先儒論之詳矣蓋天地之間陰陽之氣流動充滿莫非鬼神即天地之大言之日月雷電風雲雨露皆鬼神也春夏秋冬晦明晝夜

皆鬼神也即人身之微言之動止語默寤寐
寤呼吸皆鬼神也生長老死精氣魂魄皆
鬼神也以至山川之融結潮汐之消長皆
鬼神也草木之榮枯華實之開落皆鬼神
也不此之論而指土木偶人以為神魑魅
魍魎以為鬼是皆愚民無知之論曾可以
此論正大之鬼神哉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誼也○朱子曰非其鬼謂非所
當祭之鬼諛求媚也○南軒張氏曰祀典自天子
至於庶人各有其分而不可踰蓋天理也有是理
則有是鬼神若於非所當祭而祭焉既無其理何
享之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
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范氏曰君子
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
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
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或問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程子曰是氣蒸成
耳又問既有氣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
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

是甚物從何處出却於廟中求邪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着只於土木人身上求之土木人身上有雨露邪世人只因祈禱有雨遂指為靈豈知適然

問先王祭享鬼神則甚謝氏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盖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假有廟必於渙與萃言之雖然如是以為有亦不可以為無亦不可這理有妙理於若有若無間斷制得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

劈塞滿觸目皆是為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或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有道無便無與范氏說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同否朱子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則無之合有底當有合無底當無上蔡說得麤了這合當道有底從而有之則有合無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今却只說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則不可問性即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則有散則

理學類編卷之五
無若理則亘古今常存不復有聚散消長朱子曰
只是這箇天地陰陽之氣人與物皆得之氣聚則
為人散則為鬼然其氣雖已散這箇陰陽天地之
理生生不窮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子孫之精
神魂魄自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
得祖考之魂魄這箇自是難說看既散後一似都
無了然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常只在
這裏也

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朱子曰固是散又問
子孫之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
先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却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
能感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樣後水非前水後
波非前波然却通只是一水波子孫之氣與祖考
之氣亦是如此他那氣當下自散了然他根却在
這裏根既在此又却能引聚得他那氣在此此事
難說要人自看得

朱子曰古人到祭祀處便招呼得來問祖先已死以
何而來曰只是以我之祭承授其氣便有來底道
理又曰人死雖是魂魄各散要之魄又較定須是
招魂來復這魄要他相合聖人教人子孫當常祭

祀是要聚得他

問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先祖是以我之有感彼之無朱子曰神祇之氣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然其消散亦有久速之異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求則俱來然非有一物積于虛空之中以待子孫之求也但主祭者既是他一氣之流傳則盡其誠敬感格之時此氣固寓此也又問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齋戒祭祀則可以來格若旁親外親之屬則其精神非我之精神矣豈於此但以理感之而不以氣乎曰但所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從一源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

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邪抑有甚氣來格也朱子曰若道無神來享時自家祭甚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謂其有雲車風馬擁從而來則又誕矣

問鬼神中有謂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總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朱子曰他這說便是上蔡說道要有時便有道要無時便無是皆由乎人矣鬼神是合有

底物事祖宗亦是同此一氣但有箇總腦處子孫這身上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脉貫通所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為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地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他氣便總統在我身上便是箇相關處問祭古聖賢如何曰聖賢道在萬物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是為此姑謾為之耳

問先生所答廖子晦書有云死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之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此莫是說天地之氣否朱子曰此氣只一般雖有天神地示人鬼其實則一若有子孫底固是引得氣聚不成無子孫底氣便絕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生生不已底亦自浩然日生而無窮禮諸侯祭其國之無後者如齊祭爽鳩氏之類蓋他先主此國來理各祭他非在其國便不當祭理合如此便有此氣所以晉侯夢康叔云相奪予享當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為鯀之神亦是

此類不惟有子孫者方有感格其無子孫者氣亦未嘗亡也又問人死氣散若如此說氣又未嘗散也曰如今祭勾芒更是遠只是理合當祭便有此氣要之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拍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

或問祭夫子不當以塑像只當用木主曰向日白鹿洞欲塑孔子像於殿某謂不必但設一空殿臨時設席祭之不然只塑孔子坐於地上則可用籩豆簠簋今塑像高高在上而設器皿於地甚無義理

問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雷竈與門行人之所用者有動有靜有行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之理古人所以祀之然否朱子曰有此物則有此鬼神莫非陰陽之所為也若細分之則戶竈屬陽門行屬陰中雷兼統陰陽就一事之中又自有陰陽也

問今愚民於村落創立一祠合聚以祈禱之其神便靈何也朱子曰衆心之所輻湊便有生氣所以祭神必用血肉者蓋欲籍他之生氣耳如古人釁廟釁竈之意皆然輔廣曰人心聚處便有神故古人

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亦是此理曰固是但古
人之心正故其神亦正後世人心不正故所感無
由而正因言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行禮祭
時便有祭了便無故不褻瀆後世却先立一箇廟
貌在此所以反致惑亂人心俾求非望無所不至
北溪陳氏曰大凡不當祭而祭皆曰淫祀淫祀無福
由脉絡不相關之故後世祀典只緣佛老亂了如
老氏設醮以庶人祭天有何關係如釋迦本是胡
神與中國人何相關只如忠臣義士配享元勳若
是已不當祭皆與我無干涉自聖學不明鬼神情

狀都不曉如畫星辰都畫箇人以星君目之如泰
山曰天齊仁聖帝在唐為天齊王至本朝以東方
主生加仁聖二字封帝帝只是一上帝而已安有
一山而謂之帝今立廟儼然人形貌垂旒端冕衣
裳而坐又立后殿於其後不知又是何山可以當
其配而為夫婦邪據泰山魯封內惟魯公可以祭
今隔一江一淮與南方地脉全不相涉而所在州
縣皆高東嶽行祠亦失於不講明之故南嶽廟向
者回祿劉太尉欲再造問於五峯先生先生答以
天道人事本一理在天為皇天上帝在人為大君

五嶽視三公與皇天上帝並為帝則天道亂矣太
君有二則人道亂矣而世俗為貌像為立配為置
男女屋而貯之藪瀆神祇之甚南軒又詳之曰川
流山峙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氣之流通可
以相接也而守之也何居皆可謂正大之論可以
發愚蒙破聾瞽

陳氏又曰江淮以南自古多淫祀以其在蠻夷之域
不沾中華禮義狄仁傑毀江淮淫祀一千七百區
所存者夏禹伍子胥二廟伊川猶以存伍子胥廟
為未是伍子胥可血食於吳而不可血食於楚廟

去狄公未久而淫祠極多皆緣世教不明而世俗
好怪耳○今按程子遺書載范文甫赴河清尉問
於伊川先生曰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伊川曰
正者謁之如社稷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當
謁之又問城隍如何曰城隍不與土地之神社稷
而已又問恐駭衆聽曰昔狄仁傑毀江淮淫祠千
七百處所存惟吳太伯伍子胥耳今人做不得以
謂時不可是誠不然只是無狄仁傑耳當時子胥
廟存之亦無謂

陳氏又曰後世看理不明諸神廟有靈感響應者則

以為英靈神聖之祠在生必聰明正直之人也殊不知此類殺有曲折一樣是富貴權勢等人如伯有為厲子產所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之類一樣是壯年蹈白刃而死英魂不散底人一樣是生稟氣厚精神強底人死後未便消散一樣是人塑神像時擬箇生禽獸之猛鷲者如猴鳥之屬生藏於腹中此物皆生被刼而死魂魄不散便會有靈一樣是人心歸以為靈則人精神都聚在那上便自會靈一樣是山川雄峙廟宇坐得其穴其氣亦靈又有是人之本心自有靈處自極其誠敬則精神聚會凡所占之事自有脉絡相關便自然感應只緣都是一理一氣所謂齊戒以神明其德即此意唐玄宗好鬼神以太常博士王瓊為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習禮者羞之○致堂胡氏曰古者祭必用幣所以交神猶人之相見有贄以為禮非利之也後世淫祀既衆於是廢幣帛而用楮泉是以賄交于神也使神而果神也夫豈可賄使其不神而可賄也又安用事雖然王瓊行之而世以為羞則當時猶未盡用也今舉四海用之而未有革之者不亦悲乎

右論祭祀感通之理○愚按古人之祭祀鬼神非以求福也將以盡報本之意耳是以竭其誠敬薦其時物而奉其祭祀故能致鬼神之來格後世此理不明其所以事鬼神者既無誠敬之心徒從事於禱祈之語於是古人報本之意亡矣吁

理學類編卷之五終

理學類編卷之六

明翰林編脩張九韶美和

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重刊

庠生克文宗周

校閱

人物

易繫辭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朱子曰絪縕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魯齋鮑氏曰天地是劈初陰陽之氣結成立其大者以為之主便是箇坯璞子然後為父為母生人生物千變萬化皆不出此

所以充塞宇宙何莫非陰陽之氣也

禮記曰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
行之秀氣也○朱子曰天地之德理也陰陽之交
鬼神之會氣也交者其氣之妙合會者其氣之凝
聚而成形者也○真氏曰天地之德指乾坤健順
而言此天地之理人之所得以為性者也陰陽鬼
神五行皆指氣而言流行天地之間而人之所得
以為形者也然氣之流行理實寓焉非氣之外有
所謂理也但理無不善氣則有清濁昏明之不同
耳○北溪陳氏曰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

會說得亦親切此真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
也蓋人受陰陽二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
而血陰脉陽而體陰頭陽而足陰上體為陽下體
為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寤寐鼻息之呼吸手足
之屈伸皆是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
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
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
窮焉○朱子曰真以理言精以氣言妙合者太極
二五本混融而無間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
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

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又曰無極是理二五是氣無極之理便是性性為之主而二氣五行經緯錯綜於其間也凝只是此氣結聚自然生物若不如是結聚亦何由造化得萬物出來

程子曰萬物之始氣化而已既形氣相禪則形化長而氣化消○朱子曰氣化是當初一箇人無種後自生出來底形化却是有此一箇人後乃生生不

底

程子曰陰陽之運升降盈縮未嘗少息陽常盈陰常虧一參差不齊而萬變生焉譬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朱子曰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都括盡天下事物千變萬化只是他兩箇陰氣流行則為陽陽氣流行則為陰只這一氣消長進退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出來

程子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朱子曰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只說五行而不說陰陽者蓋做這人須要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如

甲乙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不須更說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矣

程子曰隕石無種種於氣麒麟無種亦氣化厥初生民亦如是至如海濱露出沙灘便有百蟲禽獸草木無種而生此猶是人所見若海中島嶼稍大人不到者安知其無種之人不生於其間若已有人類則必無氣化之人又問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曰此必燭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沙島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怪既有草木自然禽獸生焉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化

今無氣化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若腐草化為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生之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着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蟣蟲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既化後更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

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朱子曰天地之初如何討箇種自是氣蒸結成兩箇人後方生許多物事所以先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後方說化生萬物當初若無那兩箇人如今如何有許多人那

兩箇人便似如今人身上蟲自然變化出來

張子曰遊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陰陽
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或問橫渠此
言是言二氣混沌之初天地未判之時為復是亘
古亘今如此朱子曰只是統說只今便如此又曰
晝夜運而無息者便是陰陽兩端其四邊散出紛
擾者便是遊氣以生人物之萬殊此正如麩磨相
似其四邊只管層層撒出天地之氣運轉無已只
管層層撒出人物其中有麤有細故人物有偏有
正有精有粗又曰陰陽循環如磨遊氣紛擾如磨
中出者易曰剛柔相磨八卦相盪此陰陽之循環
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遊氣之紛擾也○鮑氏
曰一元之氣畧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物天地只
是包得許多氣在裏無出處袞一番便生一番物
造化之運如磨其生物似磨中撒出來有精有粗
只是不齊

張子曰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
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
與也○朱子曰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
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

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
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
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也
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
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
之人物並生於天地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
之氣塞乎兩間者也其所以為性者皆天地之
志為氣之帥者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
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
之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

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已
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
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
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
則其視之也亦如已之儕輩矣○北溪陳氏曰塞
字是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句掇一字來說
氣帥字是就孟子志氣之帥也句掇一字來說理
朱子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
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
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

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為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魂魄五藏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此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

或問太極圖下二圈固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各有一太極也若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方始萬物化生易中却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如何朱子曰太極圖所說乃生物之初陰陽之精自凝結成兩箇後來方漸漸生去萬物皆然如牛羊草木皆有牝牡一為陽一為陰萬物有生之初亦各自有兩箇故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朱子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凝結於造化之初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流行於造化之後者理之常也若姜原簡狄之生稷契則又不可以先後言矣此理之變也

魯齋鮑氏曰天地之氣交而生人物觀其所交則氣之所至可以知其類之所從出矣天氣交乎地於

人為男於物為牡地氣交乎天於人為女於物為牝男女牝牡又自交而生生化化之類不窮人物既生氣隨天地之氣升降交感人得天地之中氣四方之氣無不感物得天地之偏氣而亦各隨所感故觀天地之氣交可以知人物之初生矣觀天地之氣感可以知人物之相生矣

問人之生也精氣凝時此理便在氣上否朱子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雖是一齊都有必竟有理為主然氣有清濁清者為氣濁者為質清者屬陽濁者屬陰知覺運動陽之為也骨肉毛血陰之為也○

勉齋黃氏曰水火之氣一濕一燥水濕極而生木火燥極而生土人物始生亦精與氣聚而為之耳精濕而氣燥精沉而氣浮故精為貌而氣為言精之盛者濕之極故為木為肝為視氣之盛者燥之極故為金為肺為聽大抵貌與視屬精故精衰而目暗言與聽屬氣故氣塞而耳聾

朱子曰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為物有清明昏濁之異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欲之累則為聖稟其氣清明而

未能純全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正之則為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為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為愚不肖是皆氣稟物欲之所為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

朱子曰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必有是理但稟氣之清者為聖為賢此如寶珠在清冷水中稟氣之濁者為愚不肖此如寶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撈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在至污處然其所稟有些明處就上面便自不昧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是也

朱子曰人得其氣之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氣之偏故是理塞而無所通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向上物之有知者不過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之能守禦牛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所爭者此耳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相近如知寒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

如蜂蟻之君臣只是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
子只是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

問人稟天地五行之氣然父母所生與是氣相值而
然否朱子曰便是這氣須從人身上過來今以五
行枝幹推筭人命與夫地理家推擇山林向背皆
是此理然又有異處如磁窰中器物聞說千百件
中或有一件紅色大段好者此是異稟惟人亦然
瞽絲之生舜禹亦猶是也

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為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為
形若人稟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
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邪亦是緣氣
稟之昏蔽有不同邪朱子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
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犬馬形氣如此故只
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
也曰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
問虎狼之父于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雉鴈之有
別物雖得其一徧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
下具此天命之全體乃為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
如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朱子曰只有這
一路通便却專人却事理會得些便却泛泛所

以易昏

問鳥獸亦有知覺但他知覺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覺
否朱子曰亦有如一盆花得些水澆灌便敷榮若
摧折他便怙悴謂之無知覺可乎周茂叔窻前草
不除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便是有知覺只是鳥獸
底知覺不如人底草木底知覺又不如鳥獸底
朱子曰草木都是得陰氣走飛都是得陽氣各分之
草是得陰氣故草弱木是陽氣故木堅走獸是得
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
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者

如雉鴿之類是也雖草木都是得陰氣然却有陰
中陽陽中陰者

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朱子曰動物有血氣故
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見若戕
賊之便怙悴不悅懌亦似有知者

朱子曰冬間花難謝如水仙至脆弱亦耐久如梅花
蠟梅皆然至春花則易謝若夏間花則尤甚矣如
葵榴荷花只開得一兩日必竟冬時其氣真固故
難得謝若春夏間纔發便發盡了故不能久又云
大凡花頭大者易謝果實亦然如梨樹極易得衰

謝將死時須猛結一年實了便死此亦是氣將脫也

朱子曰古者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想聖人心細雖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靈如何察得因言凡草木禽獸無不有陰陽鯉魚背上有三十六鱗陰數也龍脊上有八十一鱗陽數也龜背上文中間五段者五行也兩邊各有四段者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者二十四氣也箇箇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桐楮牝牡麻竹之類皆然又樹木向陽處則堅實背陰處必虛軟男生

必伏女生必偃蓋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腹故也程子因見賣兔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有此兔亦可作八卦數便在中可起古之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兔何以無尾只為是陰物大抵陽物尾長陽盛者尾尤長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軍者多植雉尾車上以候雨晴天將雨則先垂向下纔晴便直上

程子曰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然要之木植亦兼有

五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朱子曰本乎天者親上凡動物首向上是親乎上人類是也本乎地者親下凡植物首向下是親乎下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橫生所以無智此本康節說

程子曰近取諸身一身之內百理具備皆在上故為陽皆在下故為陰至如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人有五藏心火也着皆天地間熱氣乘之則便須發燥肝木也着皆天地間風氣乘之則便須發怒推之五藏皆然孟子將四端便為四體仁便

是箇木氣象惻隱之心便是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箇秋底氣象推之四端皆然此箇道理雖牛馬血氣之類亦然都恁具備只是流形不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他氣如子愛其母母愛其子亦有木底氣象又人皆有羞惡之心如避害就利別所愛惡一一理完更如獼猴尤似人故於獸中最為智巧童昏之人見解不及者多矣然而惟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立乎天地之間所以為三才

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

朱子曰固有是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

北溪陳氏曰人物之生不出乎陰陽五行之氣本只是一氣分來有陰陽陰陽又分來為五行二與五則管分合運行便有參差不齊有清有濁有厚有薄且以人物合論同是一氣但人得氣之正物得氣之偏人得氣之通物得氣之塞且如人形骸却與天地相應頭圓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北極為天中央却在北故人百會穴在頂心却向後日月來往只在天之南故人之兩眼皆在前海鹹水所歸在南之下故人之小便亦在前下此所以為得氣之正物則禽獸頭橫植物頭向下枝葉却在上一此皆得氣之偏處人氣通明物氣壅塞人得五行之秀故為萬物之靈物氣塞而不通所以義理皆不通

魯齋鮑氏曰人頭圓頂天足方履地面南背北左東右西耳聰目明手舉足履無不通正君臣父子五典之倫仁義禮智五常之性根於心而著於外得其氣之清者為聖為賢得其氣之濁者為愚為不肖至於近東者多仁而柔近西者多義而剛亦氣

稟之異不得不然夷狄亦人類悍暴無禮義者以其得地尤偏故稟氣亦偏氣使然也非性也人直生禽獸橫生草木倒生橫生者得氣尤偏故首西向背天足地於其偏之中亦有仁義存焉得東者仁得西者義所以當卯酉之位禽雖橫而首昂與獸微異亦得東方之氣者仁得西方之氣者義鱗甲毛裸之類又氣之漸入於地者也倒生者得入地之氣得西北者剛得東南者柔天下之類盡之矣龍得正東虎得正西故東有蒼龍西有白虎說文麒麟東方仁獸騶虞西方仁獸凡得東氣皆角

得西氣皆齒角者常仁其不及者必柔而易馴如牛羊之類是也其太過者必剛而多馴如豺狼犬豕之類是也西方獸皆宵行東方獸宵多瞑惟龍不麗此數神故也禽橫而首昂以氣離地以上漸近乎天故首昂而能飛然東南者自下而升首短尾長羽多文其將飛必騰而上西北者自上而降首長尾短羽多玄縞其將飛必墜于下亦有仁義存焉升之小者為雞雉飛不離地大者為鸞鳳飛冲天降之小者為鴿為鶴飛近天極為鳧鴨飛捨地至於入水東南夜瞑西北夜飛自戌至酉漸入

地自寅至卯漸出地故西方為甲蟲螺蟲常多蟄
氣漸入故也東方為鱗蟲羽蟲常多生氣漸出故
也故龜鼈之類善伏息魚蛇之類善變化陰陽變
化升降使然也草得入地之氣故皆倒生與人正
相反蓋氣有逆順不容不然生於東者柔秋落春
夏榮生於西者剛春落秋冬榮枝葉向陰枝不離
地故獸宿之且食其葉木實向陽木參乎天故禽
棲之且食其實各從其類也

北溪陳氏曰若就人品上論則上天所賦皆一般而
人隨其所值又各有清濁厚薄之不齊惟聖人得

氣至清賦質至粹如堯舜於清粹之中又得氣之
高厚所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至享國皆百餘歲
是又得氣之最長者如夫子亦得至清至粹然稟
得不高厚止栖栖為一旅人而所得之氣又不甚
長止得七十餘歲自聖人以下各有分數顏子亦
清明純粹亞於聖人只緣氣不長所以夭死大抵
得氣之清者不隔蔽理義便呈露昭著如銀盞中
滿貯清水自透見盞底銀花子甚分明若未嘗有
水然賢人得清氣多而濁氣少清中雖有些渣滓
未能昏蔽他所以聰明也易開發自大賢以下或

清濁相半或清少濁多昏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花
子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
也鮮變化氣質轉昏為明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
義理上儘看得出而行為不篤多般詭譎是又賦
質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貯在銀盞裏面亦透底清
徹但泉脉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甘以
之煮白米則成赤飯烹茶則酸澁是有惡味來雜
了又有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為甚
純正但與說到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純粹
而稟氣不清此如井泉脉味純甘絕佳而有泥土
混濁了終不透瑩又有一般人甚好說道理只是
執拗自立一家意見是稟氣清中被一條戾氣來
衝拗了如泉出來甚清却被一條別水橫衝破了
及遭巉岩石頭橫截衝激不帖順去反成險惡之
流看來人生氣稟有多少般樣或相倍蓰或相什
百或相千萬不可一律齊畢竟清明純粹恰好底
極為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肖者多

右論人物之始生○愚按論人物始生於
天地肇判之初則由氣化而後有形化張
子所謂天地之氣生之是也論人物始生

差依此言人稟氣
惡崇四討之報矣

於結胎受形之初則由精氣之聚而後有是物朱子所謂陰精陽氣聚而成物是也由是言之則人也物也氣也形也孰有出於陰陽之外哉又按淮南子精神訓言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萬物背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故一月而膏二月而肤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而醫書之說亦然因附見于此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龜山楊氏曰人稟五行之秀氣而靈於萬物者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然人之下愚卒至於同乎物者豈賦予之異哉失其性而自賊之過也

荀子曰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之貴也

董子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燦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

王學辨疑卷之六
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圉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

周子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朱子曰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

邵子曰飛者食木走者食草人則兼之而又食飛走也故最貴於萬物也

朱子曰得天地之中氣為人而四方之氣無不具故人為天地之貴萬物之靈也

朱子曰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之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

朱子曰天之生物有血氣知覺者禽獸是也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

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為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為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

右論人為物之靈○愚按人與萬物並生於天地之間當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則天以是理賦於我而我受之以為性者可不盡其道哉苟不能盡其道而甘自棄於殄絕之域則是生與禽獸同行死與草木同腐此可哀也已

程子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朱子曰此段為橫渠形潰反原之說而發○按張子當曰形聚為物物潰反原反原者其遊魂為變乎故程子辨其非○果齋李氏曰屈伸往來者氣也其所以屈伸往來者理也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以既屈之氣復為

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來來去去造化之理不幾於窮乎釋氏不明乎此所以有輪迴之說

程子曰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資既返之氣以為造化哉况既返之氣已散豈有復在天地之間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有生氣至如海水潮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水來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

張子曰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惑者指遊魂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今浮屠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

鮑若兩問輪迴之說凡為善者死則復生為善人為惡者死則變為禽獸之類切恐有此理何則凡稟冲氣以生者未始不同聖人先得人之所同者而踐履之故能保合太和至死其氣冥會於冲和之氣造化之中自然有復生為人之理惡者平居作惡而冲氣已喪至死其氣則會于謬戾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為禽獸之理如何程子答曰未知生

馬知死知生則知死矣知原始則能要終矣○今按程子此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能原其始之所以生而要其終之所以死則輪迴之說不辨自明矣

致堂胡氏曰佛之言曰衆生各因淫欲而正性命使世人皆離此以證無生其不能然則愛為根本死於此生於彼或人而為畜畜而為人輪轉相尋無有窮已故人貴修行不殺免於報身隨念之善即生樂處欲驗其不然者請有以質之羽毛鱗介與夫端栗肖翹之物在天地間抑有定數乎抑無定

數乎若有定數則安知人死為畜畜死為人也若無定數則自古及今人與禽獸相為死生不過此數以大較論之人殺禽獸不可謂少矣禽獸其殺入者無幾是當禽獸日加多充滿于宇內人日加少遂至於無人然後報復之事信矣而有不然者太平之際人得其養海內之戶以千萬計于時動物亦不可勝用若禽獸為人則禽獸宜凋耗而反加繁多喪亂之後人失其養或至千里人煙斷絕于時庶類亦不能獨茂若人為禽獸則禽獸宜繁多而反以凋耗此以目睹實事而質之者一也人

之寐也氣不離形識知固在也而不能於寐之中
自知其寐也其將寐也雖大聖人亦不能卓然知
寐與寤之分際也死之異於寐也以方寤之時或
呼之或觸之瞿然而覺也死則不能矣呼之觸之
瞿然而覺然其寐之熟也則晦昧冥漠與死者無
異又况於氣既離形如光之脫火知識泯滅不可
復陽乃曰我有一念由吾所積皎皎然隨善惡所
感而有所如往哉此又以聚散實理而質之者二
也智者即是以思之則輪轉之有無亦可識矣
朱子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這箇何曾動此性

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不是自彼來而入此亦不是
自往而復來如月影在這盆水裏除了盆水這影
便無了豈是這月影又飛上天去歸那月裏哉又
如這花落便無這花了豈是歸去那裏明年又復
來生枝上哉

朱子曰人死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
格之理然已散者不可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為鬼
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氣來來去
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

問禮記言魂氣歸于天與張子形潰反原之說如何

善無輪迴報應那
忠厚者善之止與奸
惡之徒一樣消化還
成什麼世界看來
文昌化書是假的

朱子曰魂氣歸于天是消散了正如火煙騰上有散而已論理大槩是如此然亦有死而未遽散者亦有冤恨而未散者然亦不皆如此

朱子曰死則氣散泯然無跡是其常也有託生者是偶然聚得不散又去湊着那生氣亦能再生然非其常也問人死為禽獸恐無此理然嘗見永春人家生子身上有猪毛猪皮者何也曰此不足怪向見籍溪借事一兵冑前有猪毛睡時作猪鳴此只是稟得猪氣耳

朱子曰人呼氣時腹却脹吸氣時腹却厭論來呼而腹厭吸而腹脹乃是今若此者盖呼氣時此一口氣雖出第二口氣已生故其腹脹及吸氣時其所生之氣又從裏趕出故其腹却厭大凡人生至死其氣只管出出盡便死如吸氣時非是吸外氣而入只是住得一霎時第二口氣又出若無得出時便死。今按朱子此語尤可證輪迴之說盖所呼之氣既出而所吸之氣即生非謂所吸之氣即所呼之氣也造化之理生生不窮明乎此則輪迴之說不足辨矣

平巖葉氏曰精氣聚則為人散則為鬼散則漸滅就

盡而已釋氏乃謂神識不散復寓形而受生是不明鬼之理也

苦論輪迴生死之辨。愚按輪迴之說起於老佛之徒儒者非之是也然自聖賢之教不明於天下世俗之人惟老佛之言是信故南齊范縝嘗著論以辨之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也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斯言有理故并錄之

理學類編卷之六終

理學類編卷之七

明翰林編脩張九韶美和

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重刊

庠生亮文宗明

校閱

性命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朱子曰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又曰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為性也。蓋天

之所以賦予萬物而不能自己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始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揚韓子之云也又曰天命之謂性命便是誥敕之類性便是合當做底職事如主簿銷注縣尉巡捕心便是官人氣質便是官人所習尚或寬或

猛情便是當廳處斷事如縣尉捉得賊情便是發用處性只是仁義禮智

程子曰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朱子曰命猶誥敕性猶職任天以此理命於人人稟受此理則謂之性又曰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

邵子曰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物之謂理

朱子曰理一也自天所賦予萬物言之謂之命以人物所稟受於天言之謂之性

朱子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即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嘗譬之命字如朝廷差除性字如官守職業故伊川言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其理甚明故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立性便是盡得此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性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畧無餘欠非虛語也

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理之自然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生者言之理則就事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合而言之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是如此否朱子曰然

右論性命之理○愚按北溪陳氏有言性命只是一箇道理不分者則不分曉只管分者不合者又離了不相干涉須是就渾然一理中看得有界限不相亂所以謂之命謂之性者何故大抵性只是理然人生不成只空得箇理須有箇形骸方載得此理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這

形得天地之理成這性所以張子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師吾其性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朱子曰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耳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朱子曰

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或問情與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有點污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未染只是白也又曰孟子所謂性善者以其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也所謂可以為善者以其用處言之四端之情發而中節者是也蓋性之與情雖有未發已發之不同然其所謂善者則血脉貫通初未嘗

有不同者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諸君子之所隨而未之有改者也○真氏曰善者性也而能為善者才也性以體言才以用言○饒氏曰孟子是指那好底才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是也

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朱子曰性即理也此語自孔子後無人見得到

此伊川此語直是撚撲不破性即是天理那得有理予曰理是天地間公共之理人稟得便為性所有

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朱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已有是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物亦有是朱子曰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北溪陳氏曰性即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理是汎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

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為我所有故謂之性性字從心從生是人生來具是理於心方名之曰性其大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知性與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

右論本然之性○愚按本然之性天地之性也天地之性有善而無惡故孟子言性必道性善而先儒以為發聖賢之所未及者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朱子曰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

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特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出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惡在

性中為兩物相對出來○朱子曰程子說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為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黃氏曰所譬水處尋常作兩截看猶水流而就下一句以就下譬性之善孟子所謂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者也此結上文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以下一段之意皆水也又是發端別說人生氣稟不同而性亦隨異故有此五者之分有無所於汙者氣之清明純粹者也有未遠而漸濁

有已遠而方濁有濁多有濁少觀其文勢皆以有
字冠其上則可見矣。○真氏曰黃氏氣稟不同性
亦隨異之云最得此段之意蓋人之氣稟有至善
而不可移奪者有善少惡多而易於移奪者有善
多惡少而難於移奪者又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
水之不能離乎土也性雖不雜乎氣而氣汨之則
不能不惡矣水雖不雜乎土而土汨之則不能不
濁矣然清者其先而濁者其後也善者其先而惡
者其後也先善者本然之性也後惡者形而後有
也故所謂善者超然於降衷之初而所謂惡者雜

出於有形之後其非相對而並出也昭昭矣
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
不是。○朱子曰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
且如一勺之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着程子此
論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為有功又曰
論性不論氣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無以
見義理之同。○葉氏曰論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稟
之不同則何以有上智下愚之不移故曰不備論
氣質之異而不原其性之皆善則是不達其本也
故曰不明然性氣二者元不相離判而二之則亦

非矣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質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朱子曰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固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省也

程子曰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朱子曰性與氣皆出於天性即是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善人所同氣便有不齊處。葉氏曰性本乎理理無不善才本乎氣氣則不齊故或以之為善或以之為惡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朱子曰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道此

未曾有人說到又曰天地之性專指理而言氣質之性以理雜氣而言又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汚器盛之則濁澄治之則本然之清未嘗不在

張子曰性於人無不善繫於善反與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

或問氣質之性朱子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也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為品亦不一

所謂氣質之性者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稟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然之理則純性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所謂極本窮原之性皆謂此也

問惡是氣稟程子云亦不可不謂之性何也朱子曰既是氣稟惡便牽引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付在氣稟上又曰性本善今乃惡亦是此性為氣所汨正如水為泥沙所混不成不喚作水

朱子曰性是天赋與人只一同氣質所稟却有厚薄

人只是一般人厚於仁而薄於義有餘於禮而不足於智便是氣質上來○黃氏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不善也

南軒張氏曰原性之理無有不善人物所同也論性之存乎氣質則人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與禽獸草木異然就人之中不無清濁厚薄之殊而實未嘗不相近也

雙峯饒氏曰朱子嘗與勉齋言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氣不用事蓋此時惡自沉在下面善之本體呈露少焉接物便打動了性譬之水方其澄靜之時清底在上濁底在下少間流出清底先出來流來流去濁底亦隨後出但聖人純是清底聖人以下則有清多底有濁多底清多者便是氣質之美

右論氣質之性○愚按氣質之性亦自天地之性而出但屬乎氣稟則有善不善之殊故先儒謂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亦非判然兩物是也

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

問心有善惡否程子曰在天為命在物為理在人為性生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之水只可謂之水至於流而為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朱子曰性無不善心之所發為情却或有不善說不善非心亦不得却只是心之本體無不善其流而為不善者皆情之感於物而然也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郭郭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舟車○朱子曰邵子此說較之橫渠心統性情尤密真不易之論問性如何是道之形體曰道是汎言性是就自家身上說道在事物之間如何見得只就這裏驗之性之所在則道之所在也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性之中又曰理之在心即所謂性故曰心者性之郭郭○北溪陳氏曰心只似箇器一般裏面貯底物便是性康節謂心者性之郭郭蓋郭郭者心也郭郭中許多人煙便是心中所具之理相

似所具之理便是性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朱子曰統是主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又曰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

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曰上二句是總說下二句就人上說四句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說得密耳且太虛便是這四者之總體而不雜乎四者之言氣化者那陰陽造化金木水火土皆是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一圓圈氣化

便是陰靜陽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這裏若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有此水方印得天上月影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處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知覺。○定宇陳氏曰天者理而已惟以理言則幾於泛以形體謂之天惟以形體言則涉於濶今日太虛則虛空之中有太極之理此由太虛所以有天之名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所以一陰而又一陽一陽而又一陰者氣之化也化云者所以然之妙也此由氣化所以有道之名也合太虛之虛與氣化之氣理

寓於氣而具於人之性此合虛與氣所以有性之名也性理也知覺所以知覺此理也偏言知覺惟是氣之靈耳必合性與知覺言之所以有心之名也○北溪陳氏曰虛是以理言理與氣合遂生人物受得去成這性於是乎方有性之名性從理來不離氣知覺從氣來不離理合性與知覺於是乎方有心之名

五峯胡氏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朱子曰五峯此說不是曾去研窮深體如何直見得恁地○真氏曰誠者

真實無妄之理天之命於人人之受於天惟此而已故曰誠成天下之性凡天下所有之理莫不具於一性之中故曰性立天下之有情者性之動也效如爻者效也之效天下之理不能無變動卦之有爻所以像之性之有情亦猶是也未發則理具於性既發則理著於情情之動雖因乎物所以不能無動則理也故曰情效天下之動仁義禮智性之德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之德性情之德雖具而發揮運用則在此心而已故中庸論大本達道必以戒懼謹獨為主蓋該寂感貫動靜者心也心

得其正然後性之本然者全而情之發亦中節矣
故曰心妙性情之德

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
性則心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

朱子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
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則太極自太極陰
陽自陰陽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氣之流行性為之主性之流行心為之主

朱子曰捨心則無以見性捨性又無以見心故孟子
言心性每每相隨性是心所有之理心是理所會
之地

朱子曰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即所
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

朱子曰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則水之靜情者水
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泛濫者也才則水之氣
力所以能流者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

朱子曰有是形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
謂之性性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情

朱子曰性情字皆從心古人制字必是有意
問心性之別朱子曰靈底是心實底是性性是理心

便是盛貯這理底心屬火緣他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如向父母則有那孝出來向君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

或問心性之別朱子曰這箇極難說且是難為譬喻如伊川以水喻性其說本好却使曉不得者作病心大槩似箇官人天命即是君之命性便如職事一般此亦大槩如此要自理會得如邵子云性者道之形體蓋道只是合當如此性則有箇根苗生出君臣之義父子之仁性雖虛都是實理心雖是

一物却虛故能包含萬理這箇要人自體察始得朱子曰在天為命稟於人為性既發為情此其脉理甚實仍便分明易曉惟心乃虛明洞徹統性情而為言耳據性上說寂然不動處是心亦得據情上說感而遂通處是心亦得

朱子曰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

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用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際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入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亦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亦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

右論心為性情之主○愚按論心為性之主則涵養此性使仁義禮智常存於中是心統性也論心為情之主則節制此情使喜怒哀樂發而中節是心統情也故先儒嘗謂心猶將也性猶在營之軍情猶臨陣

之軍皆將實統之則心為性情之主可見
矣

理學類編卷之七終

理學類編卷之八

明翰林編脩張九韶美和

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重刊

八世孫庠生宜勵叔鈍

校閱

異端

韓子曰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
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
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
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所謂清淨寂滅
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
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然則如之何而
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
居明先生之道以道之則庶乎其可也

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楊
氏為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
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之言
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楊墨之害亦
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程子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
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
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
務言謂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
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
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
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
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蓐蕪聖門之蔽塞
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程子曰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
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䟽通者歸於恣

肆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

程子曰佛有一箇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

程子曰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其上達處豈有是也

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程子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

程子曰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子曰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只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葉氏曰形而上者性命也陰陽晝夜死生古今乃天命之流行二氣之屈伸釋氏指為輪迴為幻妄則其所談性命亦異乎聖人矣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以問程子程子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

或謂佛之理比吾儒為徑程子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求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耳

程子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只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

程子曰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所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為怕死生故只管說不已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揚墨之害今也已無之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人人說之瀰漫滔天其害無涯程子曰釋氏之學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乎高深然

要之率歸乎自私自利之域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却言免死齊煩惱卒歸乎自私老氏之學更挾些權詐若言與之乃意在取之張之乃意在乎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秦之愚黔首其術蓋出於此

程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莊周強要齊物然而物終不齊也問莊子齊物論如何曰莊周之意欲齊物理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周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

程子曰莊周言遊方之內遊方之外方何嘗有內外

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外各是一處也豈有此理
張子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
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
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
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
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
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
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

張子曰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
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

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
道惑者指遊魂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夫學當先
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要
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
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為引取
淪胥其間指為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智
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
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彼惑因
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
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

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
德所以亂異言滿耳士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
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
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
大過人之才者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
失哉

司馬公曰世俗信浮圖誑誘飯僧設道場作水陸大
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曰為此者滅彌天罪惡必
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
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血氣知痛癢或剪

瓜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况於死者形神相
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
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剉燒舂磨豈復知之又况佛
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
無一人誤入地獄見閻羅等十王者耶不學者固
不足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悞矣

致堂胡氏曰佛者之言其道也曰直指人心見性成
佛今夫人之所以為人異於禽獸者為其有夫婦
父子君臣也茲三者性邪非性邪若以為非性則
佛固人耳不能捨是三者而有已也以為性邪則

何乃立教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為心也且自侈其道以為廣大慈悲無與對者故毒如蛇虎微如蚊蚋皆所憐閔損身以飼之割肉以啖之無所顧惜而獨於夫婦父子君臣則必斷棄除捨不得與蛇虎蚊蚋為比其廣大慈悲又安在哉

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朱子曰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欲人人皆如至親此自難從故人亦未必信楊氏一向為我超然遠舉視營營於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為說雖甚高然亦人難學未必盡從楊朱即老子弟子人言孟子不

闢老子不知孟子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後世佛氏之學亦出於楊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雖近墨氏然此說淺近未是他深處後因達磨過來初見梁武帝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脩行又有人取老莊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精妙然只是不是耳

問釋氏之空與老氏之無同否朱子曰老氏依舊有如所謂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徼是也若釋氏則以天地為幻妄以四大為假合則是全無也

朱子曰老氏欲保全其身長生不死釋氏又却全不以身為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陽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悖之者也或問佛與老莊不同處曰老莊絕滅倫理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

朱子曰佛初入中國止說修行未有許多禪底說話天下只是這道理終是走不得如佛老雖是滅人倫然自是逃不得如無父子他却拜其師為父以弟子為子長者為師兄少者為師弟但他只護得

箇假底聖賢便是存得箇真底

朱子曰道家之學出於老子其所謂三清蓋倣釋氏三身而為之耳佛氏所謂三身法身者釋迦之本性也報身者釋迦之德業也肉身者釋迦之真身而實有之也今之宗其教者遂分為三像而駢列之則既失其指矣而道家之徒欲倣其所為遂尊老子為三清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悖戾僭逆莫此為甚且王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太上道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為一而老子又自為

上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况
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耳豈可僭居昊
天上帝之上哉釋老之學盡當毀廢假使不能盡
去則老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莊子列子
之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陽輩而天地百神自當領
於天子之祠宮而不當使道家預之廢乎其可也
朱子曰釋氏只四十二章經是古書餘皆中國文士
潤色成之維摩經亦南北時作道家之書只老子
莊列及丹經而已丹經如參同契之類然已非老
氏之學清淨消災二經皆模倣釋書而悞者度人
之

經生神章皆杜光庭撰最鄙俚是北斗經蘇子瞻
作儲祥官記說後世道者只是方士之流其說得
朱子曰釋老之書極有高妙者句句與吾儒同但不
可將來比方殺誤人事因舉佛氏之言與吾儒甚
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
主不逐四時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
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揮下也

朱子曰佛老之說不待深辨而明只廢三綱五常一
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朱子曰釋氏合下見得一箇道理空虛不實故要得超脫盡去物累方是無漏為佛地位其他有惡趣者皆是衆生餓鬼只隨順有所修為者猶是菩薩地位未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見得箇道理便實故首尾與之不合

朱子曰釋氏更不分善惡只尊向他底便是好人皆他底便入地獄如此則若是箇殺人的賊一尊向地便可生天矣

或問浮屠氏既不足信然世間人為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朱子曰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為惡者滿天下若為惡者必待死而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

問佛家言劫數如何朱子曰他亦說天地開闢但理會不得其書云到末劫人皆小先為火所燒成劫灰又為風所吹又為水所淹水又成沫地自生五穀天上人自飛下來喫復成世界他不識陰陽便恁地亂道

朱子曰釋氏地水火風之說粗言之地便是體水便成魄火風便是魂他也是見得這魂魄模樣

朱子曰俗言佛燈此是氣盛而有光又恐是寶氣又恐是腐葉飛虫之光蔡季通去廬山問得云是腐葉之光云若人有以合子合得一團光來日者之乃一腐葉妙喜在一處見先令人撲之得一小虫如蛇樣而甚細僅如布線大此中有人隨汪聖錫到峨眉山云五更初去看初布白氣已而有圓光如鏡其中有佛然其人以手裏頭巾則光中之佛亦裏頭巾則知乃人影耳今所在有石號菩薩石者如水精狀於日中照之便有圓光想是彼處山中有一物日初出照見其影圓而映人影如佛耳

峨眉山看佛以五更初看

朱子感興詩曰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群迷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躋彼荆棘塗誰哉繼三聖為我焚其書○楊庸成曰佛固西夷之英蓋將以身化其國人慈悲惻怛淡泊無欲布施捨身簏衣蔬食凡其動作語言皆欲以正其國中之亂耳彼見華夏之人膠膠役役日以事物嬰心於是鼓其誕說以解釋其迷惑持作用是性之說即以為妙道之所存持無所持着之說即求以超乎

無有之表世之高才明智見其遺去物累一歸於空靡然從之反謂西覺之妙勝於吾儒不知聖人之教每因人之性而不佛焉故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皆不可須臾離者今其言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夫婦而求所謂清淨寂滅者其徒桀黠者又從而廣之曰但願空諸所有不願實諸所無吁茲非所謂號空不踐實者歟

唐太史令傳奕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偽啓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

程子曰吾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

朱子曰老子之術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已不便便不肯做

朱子曰莊周列禦寇本揚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

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柰何須着自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昏為一體處故孟子以為無君此類是也問莊子比之老子較平帖些朱子曰莊子跌蕩老子收斂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

朱子曰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調子精神盡發出來麓列子比老子又較細膩

朱子曰莊子云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督舊訓為中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

欲依阿於其間以為全身避患之計故其意以為為善而近名者為善之過也為惡而近刑者為惡之過也惟能不大為善不大為惡而但循中以為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為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則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為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為善之力則其心亦已不公而入於惡矣至於為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為也今乃釋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

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為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甚矣

揚子曰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予曰吁吾聞伏羲神農沒黃帝堯舜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或曰善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

谷求曰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

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竒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黃冶變化之術者皆奸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真氏曰谷求此言足以盡方士欺詭之情矣然則求所謂天地之性萬物之情者何也曰天地雖大萬物雖多其所不能違者陰陽而已故春夏不能常春夏而有秋冬焉旦晝不能常旦晝而有暮夜

馬闔闢之循環往來之更代此天地之性也榮必
易之以悴盛必繼之以衰有終則有始有死則有
生此萬物之情也天地以體言故曰性萬物以用
言故曰情人在天地間是亦一物耳而為神仙之
學者則曰吾能長生不死有是理乎

歐陽公曰自古有道無仙而後世之士知有道而不
得其道不知無仙而妄學仙此我之所哀也道者
自然之理也生而不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
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闕而盡其天年此古
聖賢之所同也後世貪生之徒為養生之術者無

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
謂此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於是息慮絕慾鍊精
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
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慾縱
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者任之自然
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

致堂胡氏曰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者名猶道路然
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周公孔子耳老聃之言獨
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也而名之曰道自漢以
來失之矣其後乃有飛仙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

五學類編卷之八
枝禱祠醮祭之法沉淪鬼獄之論雜然並興皆歸
於道家者流豈不遠哉

問神仙飛昇之說有諸程子曰若謂白日飛昇之類
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
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
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
聖人能為此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
化之機豈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

人有語導氣者問程子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常夏葛
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朱子曰氣久必散人說神仙一代說一項漢世說安
期生其後不復說唐以來說鍾呂今又不復說看
得來此亦只是養得分外壽考終久亦不能不散

朱子感興詩曰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
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藏神丹刁圭一
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
逆天道偷生詎能安○瓜山潘氏曰此言神仙之
流憑生怖死盜竊天機強陽消陰以為長生不死
之計也夫人之生世有生有死乃理之常吾儒之
道生順死安或壽或夭脩身以俟之何必苦欲偷

生於天地間邪

真氏曰神仙之說自戰國始燕齊之君嘗求之不驗矣而秦皇復求之秦皇求之不驗矣而漢武復求之以漢武之高明英傑而長生不死之欲動乎中遂為方士之所愚惑猶玩嬰兒於股掌之上豈不異哉

真氏曰使仙而可求則漢武得之矣佛而可求則梁武得之矣以二君而無得焉則知其不可求也明矣縱求而得之裔戎荒幻之教不可以治華夏山林枯槁之行不可以治國家况不可求邪漢武貪仙而終致虛耗之禍梁武佞佛而卒召亂亡之厄則貪佞之無補也又明矣

鶴林羅氏曰道家之教宗老莊其後乃有神仙形解飛昇之說方士煉丹保形之術然老子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吾既無身而有何患莊子云子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姐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位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又髑髏謂莊子曰子欲聞死之說乎死無君

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
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曰吾使司命復生
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及子父母妻子間里知識子
欲之乎髑髏深贖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
復為人間之勞乎是老莊之意以身為贅以生為
苦以死為樂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長生不死正與
老莊之說背馳矣佛家所謂生滅滅已寂滅為樂
乃老莊之意也歐陽公云道家乃貪生之論佛家
乃畏死之論此蓋未嘗深考二家之要指也老莊
何嘗貪生懼死何嘗畏死貪生畏死之說僅足以
排方士而已韓文公歐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
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公早年洞究釋氏之旨故
其言曰佛說盡出老莊今道家有老莊書不看盡
為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做釋氏作經教之蜀譬
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為人盜去却去收人家
破甕破釜此論窺見其骨髓矣唐傅奕亦曰佛入
中國熾兒幻妄模擬莊老以文飾之則古人亦嘗
有是言矣

右論佛老神仙○愚按異端之說首見於
論語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先儒釋之曰

王學類編卷之八
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謂之如則非止楊墨二氏而已蓋自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邪說橫流異端並起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由孟子之言而楊墨之道息韓子推其功不在禹下為是故也自秦漢以來至于今佛老之說日新月盛亦屢有攻之者矣然攻之暫破而復興撲之未滅而愈熾何也以其死生禍福之說足以惑人也故是編獨詳於佛老神仙而於楊墨諸子

畧焉

顏氏家訓曰陰陽說云辰為水墓又為土墓故不得哭王充論衡云辰日不哭哭則重喪今無教者辰日有喪不問輕重舉家清謐不敢發聲以辭弔客道書又曰晦歌朔哭皆當有罪天奪之筭喪家朔望哀感彌深寧當惜壽又不哭也

顏氏曰偏傍之書死有歸殺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列灰梭送家鬼章斷江連凡如此此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禪議所當加也

可錄以儆世

唐太宗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偽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判定才皆為之序質以經史其序宅經曰近世巫覡安分五姓如張王為問武使為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為宮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復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其序祿命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

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族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序葬書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遷變泉石交侵

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為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晏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司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為甚

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則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或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

司馬公曰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今五服年月勅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然

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為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係於此而其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至有終身不葬或累世不葬子孫衰替忘失處所遂棄捐不葬者正使殯葬實能致人禍福為子孫者亦豈忍使其親臭腐暴露而自求其利也悖禮傷義無過於此羅氏曰古人葬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詩所謂望楚與堂降觀于桑度其隰原觀其流泉書所謂達觀于新邑營于湮澗之東西蓋自三代時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於

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
風氣虧䟽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煙之聚此誠不可
不擇也乃若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
人之所謂卜其它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
之遺體使異日不為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
亦不過欲其山水迴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
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
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鍾東應木
生於山栗芽于室此乃垢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
不知痛癢積日累月化為朽壤矣豈能與生者相

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說
有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數十年不葬其親者有
既葬以為不吉一掘未已至再至三者有因買地
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苟兄弟數人惑於
各房風水之說至於骨肉化為仇讎者凡此皆璞
之書為之也且人之生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稟賦
已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家中枯骨所能轉移
乎若如璞之說則上天之命反制於一坏之土矣
楊誠齋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
身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子孫卒以衰微

則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此方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已惑乎

沈頰曰古者國家將有事乎戎祀必先擇時日以定其期是用備物於有司習儀於禮寺俾臻其慮而戒其誠非所以定吉凶決勝負也後之惑者不詳其故推考時日妄生穿鑿斯風不革怕忌益深致使凡庶之家將欲開一溝隍折一葭葦必待擇日而後爲之構一衡宇雜一榛蕪必審方位而後爲之且吉凶由人焉係時日故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一定於天之所爲而已矣惑者不知其在人

也有一不吉則歸罪於時日矣且以不謀之將不陳之士有能以日時勝者乎不耕之士不實之穀有能以日時種者乎是皆不能也則時日於人何有哉

右論陰陽家之說○愚按陰陽家之說自太史公以來有之矣其言曰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與大卜待詔爲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

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
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
家曰大吉辨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
忌以五行為主取於五行者也由是言
之則陰陽之術其來久矣諸家所說吉凶
不同自古如此又况數十百載之下其說
愈多其吉凶愈舛又可得而盡恃之乎

荀子曰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
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形狀顏色而知其吉
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

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
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
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
謂之吉小人謂之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
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皮日休曰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相類龍某相
類鳳某相類牛馬某至公侯某至卿相類禽獸者
則富貴也意立形於天地分性於陰陽其貴者不
過人耳焉有真人形而貧賤類禽獸而富貴哉又
曰聖人之相人也不差忽微不失繁叅言其善必

善言其惡必惡言其勝任必勝任今之人不以是術行其心而區區求于鄉唐舉之術居其窮處其困不思以道達不能以德進言其有位必翻然自負坐白屋有公侯之姿食藜藿有卿相之色蓋不能自相其心也或有士居窮處困望一金之助已有沒齒之難有妄誕之人自稱精于鄉唐舉之術取其金易於反掌有能以聖賢之道自相其心哉東萊呂氏曰孔子以前相術固已鑿見於世矣若周叔服相公孫敖之二子一言其必食子一言其必收子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福也子文及叔向毋見

越椒伯石之始生一言其必滅若敖氏一言其必喪羊舌氏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禍也數十年之後福焉而禍禍焉而禍無一不合蓋曲伎小術豈無或驗乃若吾夫子之門自有相法非卜祝所誦之相書也申申夭夭即孔門相容貌之術閭閻侃侃即孔門相言語之術躩如翼如即孔門相步趨之術勃如怡如即孔門相顏色之術一部一伍一占一候毫釐不差季咸唐舉許負之術至是皆敗矣

右論相人之術○愚按相者視人之狀貌而知其吉凶貴賤者也而妄誕者多以此

感世人故荀子作非相之篇以論之而東
萊呂氏乃謂彼挾相術以苟衣食者卑冗
凡賤而苟卿乃親屈儒者之重以與之辨
何其不自重也因附著其說于此

漢光武信圖讖多用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曰
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紀述
咸以仁義王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
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况後
世淺孺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
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誑誤人主焉可不抑
遠之哉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群小之曲說述五經
之正義

張衡以儒者爭學圖讖上疏曰圖讖成於哀平之際
皆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欺罔較然莫之糾禁且
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
不占之書譬猶畫二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
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
真氏曰讖緯者末世之邪說張衡以為起於哀平之
間蓋得之矣夫異端小數豈無或驗要非六經之
法言先生之正道故劉歆見之而改名公孫述因

之而僭畔是徒足以起亂臣賊子之心而已果何
益於世教哉

右論讖緯之說○愚按讖緯之說秦以前
未之聞也始皇時方士盧生入海還奏錄
圖書曰亡秦者胡也此其圖讖之所始乎
其後王莽以金匱符命而纂漢遣五威將
帥頒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光武之即位
也以赤伏符之言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
夷雲集龍闕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由是信
用圖讖終漢之世儒者鮮不傳習至引之
以釋經先儒歐陽子嘗議取九經註疏刪
其讖緯之文惜乎當時未之能行也

理學類編卷之八終

理學類編後序

自有國家者取士以文人皆急
於記誦詞章以階功名而專心
窮理之學者或寡矣其末流至
於道聽塗說貿貿焉莫知所之
由是六經之奧旨孔孟之心法
濂洛關閩之格言亦幾乎泯然

無聞矣

國初臨江儒者張九韶氏深為此慮思所以闡明理學一以涵洛關閩六君子之言為主推原六經語孟之義旁披漢唐以來諸子之語有合於理者采之終則附以所見曰天地曰天文曰

地理曰鬼神人物性命曰異端各以類編分為八卷書成命其名曰格物編同省吳先生伯尚見而閱之謂所編者乃格物之一端不足以盡格物之義更以今名序其編首京兆趙師寫為之錄梓傳諸海內百年矣憲板

附刊學類編後序
磨滅幾不成書頃見新有刻者
字多紕繆殆不可讀且是編之
於理學張皇幽眇足以救人心
開正學息邪說闢異端大有功
於聖門有功于後學惜乎書肆
世刻本雖通都大郡亦所罕有
况迤邐下邑而初學之士豈得

多見乎予恐中廢而不傳也故
暇輒取數章而考校之正其誤
補其闕畧而是編遂為完書性
理之學至是復刷張公之心於
是乎遂矣晷不敢自私乃節俸
翻刻暮月畢工因書此於卷末
將以廣其傳庶為士子者知所

趨向云

成化辛卯中秋日

賜進士亞中大夫掌直隸淮安

府事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右叅政前翰林庶吉士工部主

事仁和楊景序

此楊先生舊刻也今已有新刻仍存其序
并原本一冊藏于家以識先生之雅誼焉



